

## 文艺百家

2025年4月7日,北方昆曲剧团昆剧《奇双会》在北京老舍剧场精彩上演。马霞摄



## 新婚燕尔 神奇双会 县令夫人:女扮男装当众喊冤

□ 马霞

“慢说世间无公道,只争来早与来迟”。法律是提供保护预防冲突的,在昆剧《奇双会》中,县令夫人李桂枝,要为秋后问斩的父亲向巡按御史喊冤时,何苦要女扮男装?御史闻报有汉子告状,见其状名桂枝,系女子之名,何以竟直接下令大刑伺候?这些细节到底还是挑战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2025年4月7日,昆剧《奇双会》在北京老舍剧场精彩上演。北方昆曲剧团名角魏春荣与邵峰这对老搭档,表演细腻传神,以生活化的喜剧手法穿透悲剧意蕴,丝丝入扣,不时引发观众共鸣,也演出了一对“苦鸳鸯”两情缱绻互相成全,频频令人眼前一亮。

《奇双会》讲述明代贩马商人李奇含冤入狱,其失散多年的女儿李桂枝偶然夜闯监内传来哭声,因命开监加以询问,不料这个犯人竟是父亲李奇。此一奇也;通过向巡按申诉,巡按御史却是李桂枝失散的胞弟。此再奇焉。

《奇双会》又名《贩马记》《李桂枝查监》《褒城狱》《桂枝告状》等,故事广受多剧种排演。光绪时宫中负责承应戏的太监已会演此剧。姚莘农曾将之译为《桂枝夫人》(Madame Cassia)。京昆经典剧《奇双会》在舞台上经久不衰,恐与该剧以关心人民疾苦为起点和主旨,情理法演绎戏捧人、人更捧戏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剧中故事质疑声不断,如县令夫人夜闯监内哭声是否可信。事实上,该剧《哭监》一折,原本没有“狱神”一角以传达哭声,立于椅上摇旗并重复狱中李奇唱腔。神迹使然,桂枝受父下跪时会不由自主犯头晕。这些被梅兰芳认为有迷信之嫌,加之走位复杂、戏剧结构和节奏等方面考量,遂一删了之。资料显示,部分中国台湾演出版

本对“狱神”一角仍予以保留。

管见以为,何妨暂时放下故事可信与否的“执念”,沉浸于舞台表演,将该剧看作是一场戏,也可以是一出法治启蒙戏,一场考验司法智慧,如何将天理、国法、人情有机相融的特殊案例。

### “一梦三折”,悲欣交集

昆剧《奇双会》可作“一梦三折”观,包括《哭监》《写状》《三拉·团圆》三折。开场发于夜半时的李桂枝,也正是做梦、做奇梦的时辰。关键情节,如数度“掩门”,亦恐梦醒一般。至沉冤得雪,一家团聚,梦想成真。

在开场《哭监》一折,新任陕西褒城县令赵克,下乡劝农未归,其夫人李桂枝闻哭声斗胆提来犯人,问明冤情。原来李奇后妻杨氏与人私通,趁李奇外出经商,把前妻所生儿女——保童和桂枝逐出。李奇回家不见子女,拷问侍女春华,春华自尽,杨氏便串通情夫诬告李奇因奸不成逼死侍女,买通上下衙门致李奇被判死刑。桂枝闻之,并未贸然认父,等赵克回衙,实言相告。

该剧以复述体形式,唱问叠加推进剧情发展,好听,好看,好懂。小生的戏份相对重要,且角对于复杂心理活动的“拿捏”,可圈可点。建议其间需要着力铺垫

和强调的,应是这对少年夫妻乃系成婚未久。因《哭监》之奇之悲,接下来几处富含喜剧元素的闺中之态,纵使天真自然,难免招惹台下不必要的抵触心理,以为死刑犯的女儿女婿之间雅谑嬉戏,表现过“腻”,与悲情不谐,甚至会影响对戏剧格调的判断。如适时适当地点明情绪开合中,夫君目的就是要哄妻子开心起来,相信有助接下来的观演,一通百通。

例如《写状》一折,赵克要替妻子桂枝写状申诉。桂枝从悲欣交集,一再哭哭啼啼到终于开始付诸磨墨,赵克提笔问妻名字——当然这里可以理解为不知妻子的大名。这一情节,在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是经得起推敲的。

### 审美兼具启蒙功效

观赏《奇双会》,审美之余,也可视为一出兼重情理法的启蒙戏。

该剧甫一开场,即上演了一出虐待死囚的违法“日常”。狱卒王二先倒出了心声:“我做禁卒管牢囚,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我打不休来我骂不休。”

该剧故事发生于明代。对于涉法行为一般会有怎样的要害

和程序,剧中颇具启蒙作用。《哭监》一折,桂枝开监,已属干预政务。待认出是父亲,明确提问:“你……可曾招认?”李奇表示经不住几十大板和夹棍等刑讯逼供,“只得划招承”。桂枝知大势不好,掩面而泣。身为县令的夫君赵克后来嗔怪她道,倘若开监走脱犯人,“我小小前程,岂不断送你手!”当赵克闻妻子一家冤情,没有直接就前任之失翻案,而是当即找来“招详”一阅,指出其中破绽;代写状子,具状人姓名务必实事求是,因大人那里“法律森严”;并教她女扮男装,随他混至巡按近前,以便申诉。

在《三拉·团圆》一折,当巡按御史李保童,也就是李奇离散的亲生儿子,闻报有汉子告状,先问有无状子,见具状名桂枝,系女子之名,遂道:“怎么男子前来告状?分明是一刁棍!”竟下令大刑伺候。还好认出李桂枝,也就是他的亲姐,果断令人“掩门”,拉入后堂才敢相认。赵克在外急着要回人,情急之下表示“撒下前程不要,我要去闯”。其性情流露,可爱,讨俏。继而“二拉”“三拉”,情节咬合,显现出法治力量在其中的牵制作用。

剧中数次涉及杖责。据《明史》载,“正德十六年,为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

人,死者十一人”。“廷杖”由锦衣卫校尉对朝中大臣罚跪、打棍子以示惩罚。明清时,在天安门至午门之间实施。“廷杖”刑罚向被认为野蛮有辱斯文。反思剧中巡按御史李保童,一言不合就喊“大刑伺候”,以及李奇在监中被索贿不成的酷吏像杖打“老狗”似的用刑,而且头绑柱,上耳钉——可见大明杖责作为法外私刑,自上而下“滥用”了得,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法律秩序。

“人亏理不亏,今朝辨是非,不信抬头看,红日正光辉”。关于情理法,张晋藩在《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一书中认为,“天理体现为国法,从而赋予国法以不可抗拒的神秘性。执法以顺民情,又使国法增添了伦理色彩,使得国法在政权的保证下推行之外,还获得了神权、族权和社会舆论的支撑,因而更具有强制力,这正是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统一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然,过于侧重情理,或有损法律的权威。作为法治启蒙戏,如果《奇双会》在剧终或其某些涉及法律意识等内容的细节上,能与时偕行,有所“点醒”,对加快文化强国之普法环节的建设,以及审美境界的提升,应具事半功倍之效。

(作者系本报记者)

## 新颜

## 长期潜伏核心要害部门 海归间谍被判无期徒刑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生郝某因要赴某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来到该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使馆人员表示要对其申请进行审核。事后不久,一个名为T的使馆官员主动致电郝某,见面后,T详细了解郝某情况。T逐步与郝某密切关系,几个月后,T介绍自己的同事L,与即将完成学业的郝某认识。

在郝某毕业回国前,L亮明了自己间谍的身份,将郝某策反。郝某按照外方要求,想方设法应聘进入了中央某部直属研究所,并多次与外国间谍人员秘密接头,把自己搜集到的情报提供给外方,然后收取间谍经费。

经鉴定,郝某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涉及中央某部敏感项目及内部人员情况,其中机密级国家秘密5项、秘密级国家秘密2项、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情报14项。最终,郝某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安平

国家安全部4月11日

### ■ 法务链接

#### 九十余名群众受到国家安全机关表彰奖励

记者15日从国家安全部获悉:国家安全机关对2024—2025年度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重要贡献的90余名群众进行了集中表彰奖励。这90余名群众有军人、教师、医生、学生、农民、渔民等。

□ 元玉昆

《人民日报》4月16日

### ■ 观察

#### ● 外卖骑手生活调查:更关心“派单顺路”和“单量稳定”

近日,由南开大学社会学学院课题组基于4.1万份样本数据撰写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对外发布。研究指出,日常支出、住房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是骑手家庭支出占比最高的三项,家庭经济压力成为他们日夜奔波的主要驱动力。骑手关注较多的两大问题分别是“派单是否顺路”和“单量是否稳定”;关注“顺路派单”胜过“工作强度”,他们更希望用最短路经规划换取最大收益。

□ 张菁

《工人日报》4月11日

## 作者后记:案情大白,贪官投井自杀

明代有制度明确规定,巡按御史的任务主要包括:审问罪囚、副卷、视察祭祀坛场、接济鳏寡孤独、巡仓、勉励学校生员等,也可荐举或罢黜地方官员。当然,对于巡按御史的制约也是全面而“量化”的。例如不得乘坐轿子和客船;随身衣物不得超过一百斤或一担;不

得携带近亲和接受私人信件;不得参加私宴等,“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昆剧《奇双会》中,巡按御史认亲前急令“掩门”,进而“三拉”入后衙,其谨言慎行可见一斑。

明代重视治官是有群众基础的。剧中小生赵克新婚小别是为了下基层“劝农”,作为

县令,自然负有鼓励农事之大任。明太祖在城乡设置“申明亭”,令定期张贴文告,公布罪错信息,主持调解纠纷。另立“旌善亭”,以教化为上。有规定曰:“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于此,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村民自

治教化组织在明代是得到官府鼓励的,百姓可以直接将有贪腐嫌疑的官员绑缚京城上交治罪。《奇双会》中因受贿一手促成李奇冤案的官员胡老爷,深知其中利害关系。其案情大白时畏罪投井,只为“落个全尸”,胡黑衣白粉,脸上抹着白粉,是丑角的扮相。

## 花家地

## “厘米焦虑”下,孩子留下终身遗憾

近来,国内儿科界流传的一份调查显示,超75%的中国受访家庭认为,孩子“未达理想身高”。这种不满意的医院和消费市场催生了愈演愈烈的“追高”热潮。

龙华医院儿科医生万莉萍发现,此前,大多数孩子的干预期在6岁左右,可如今两三岁的幼儿也来了,“家长往往因为在学校或社区的例行体检中被告知孩子发育落后了,想来寻求医学干预手段”。

抱着希望孩子“高人一等”的心态,更有家长在市场上寻求干预手段。从骨龄检测到生长激素注射,相关产品市场份额逐年走高。以生长激素为例,在我国已形成百亿市场格局。有医生感慨,生长激素何尝不是家长们的“豪赌”,动辄上万元的价格,需要每月注射。在网络上,“你会为孩子长高5厘米投

入10万元吗?”等广告语,也不断刺激着家长们的神经。

对于来到门诊、希望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的家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陆文丽总会婉拒,因为“超适应症使用,会引发颅内高压、血糖紊乱乃至肿瘤风险上升等副作用”。

即便如此,依然有少部分家长“走极端”,在网上交流给孩子注射生长激素的经验,更有甚者跨国寻求“断骨增高手术”。陆文丽接触过手术失败回国的病例,直言“非常可惜”。

“这些孩子其实长得不错,往往就因为差了几厘米,没达到所谓的理想身高,家长就铤而走险。”陆文丽说,一些家长陷入的“厘米焦虑”,让孩子留下了终身遗憾。

□ 唐闻佳

《文汇报》4月10日

## 案语

## 阿根廷“绿色浪潮”如何改写堕胎法规?

### 堕胎禁令从何而起

天主教会在整个20世纪都对阿根廷教育、卫生和公共道德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阻碍了民众性权利和生殖权利的政治进展。即使在1983年阿根廷民主回归后,其国内开始出现质疑宗教在政治领域权力的运动,但教会仍然在性和生殖问题上的立法决策中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

根据1921年制定的《阿根廷刑法典》第86条规定,堕胎属于违法行为,仅在受孕女性面临健康或精神危险和智力受损女性被强奸而怀孕这两种情况时可以采取堕胎措施,其他堕胎行为均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可被判处1—4年监禁惩罚。直至2020年12月30日,阿根廷堕胎合法化法案才最终得以通过。

2018年堕胎合法化法案被时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推至国会,使其进入国会两院层面讨论。

### 阿根廷女权运动进阶史

阿根廷社会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兴起。当时的妇女组织通过社会运动要求获得避孕和堕胎合法化等基本权利。1990年代,阿根廷女权运动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多关注,将阿根廷的生殖权利问题推向了全球视野。

2015年,随着14岁怀孕少女奇亚拉·帕埃斯(Chiara Páez)惨遭杀害事件的曝光,“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运动爆发,广大妇女组织上街游行,手举黑色旗帜标语,旨在谴责性别暴力、杀害女性的行为并抗议社会系统性性别歧视。这一运动迅速成为民众的普遍议题,人们将反对性别暴力的斗争与争取堕胎权联系起来讨论。

“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并非孤立现象,在墨西哥、智利、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一个都不能少”运动也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关注与民众参与。这种拉丁美洲

区域联动加强了阿根廷的斗争,团结了不同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共同为女性权利而战。

### “绿色浪潮”运动逆袭之路

2018年2月,阿根廷女权组织向国会提交《自愿终止妊娠法案》,获得了时任总统马克里默许进入国会辩论程序。6月13日,众议院辩论期间,数十万以年轻女性为代表的女权组织成员包围国会,以“合法、安全、自由堕胎”为口号,手举或头戴象征生命与希望的绿色手帕,形成一片壮观的“绿色浪潮”。顿时,这一“绿色浪潮”运动(La Marea Verde)席卷阿根廷全国,同时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女权主义者同步发起了绿色浪潮运动,为该运动目标的实现增加了跨国压力。尽管此次两院投票被参议院38票反对票否决,但国会辩论使堕胎权成为不可回避的公众议题,实现了从“边缘议题”到“国家共识”的跨越。

2019年12月,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就任

总统,公开承诺将堕胎合法化运动纳入政府议程。2020年11月17日,阿尔贝托正式向国会提交《自愿终止妊娠法案》,该法案随着时任总统的官方支持再次进入两院讨论。至12月,数千名“绿色浪潮”活动人士在国会外24小时轮班守夜,用灯光、音乐、标语、口号等方式向议员施压,该行动被称为“绿色守夜”。12月10日被国际人权日,近50万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会,再次形成广阔的“绿色浪潮”,进行更壮大的示威游行和抗议行动。

2020年12月30日,阿根廷参议院以38票赞成、29票反对和1票弃权通过《自愿终止妊娠法案》。自此,阿根廷女性可以在怀孕14周内自愿终止妊娠,并且可以在任何公立医院中免费接受人工流产手术。法案通过后,阿根廷多个城市的街头,成千上万名女性头戴绿色头巾,手拉绿色横幅,彼此拥抱庆祝。由此,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 张晔(外交学院)